

我的笔名叫

鲁东



人民体育出版社

我的笔名叫

魯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笔名叫鲁光/鲁光 著.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9-3299-4

I. 我… II. 鲁… III. 鲁光—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051号

责任编辑: 刘 沂 徐 琪

装帧设计: 宋维成 李文江

出版发行: 人民体育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8年3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3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社址: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8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 67151482(发行部) 邮编: 100061

传真: 67151483 邮购: 67143708

(购买本社图书,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





朝来雨
却肯斜
陽自在
歸何處

老牛心莫起
老牛不耽耕不已

豈道一年嘉物

海內老翁其目

書故大學

問家郭沫

若先生詩

牛為國歌

印度人視牛

為神吾在陸

里曾見神牛

大街小巷到處遊走

幸遇之人社之近代大家

齊白石畫過牛皆大寫意也

可與先生以畫山水與牛為世

畫室為懸師牛堂題匾

蕭曹之牛以畫牛入畫是

性十足各自由然特山野

對牛情自鍾鍾吾以牛為伴

以牛為友以牛為師牛踏實

勤奮一步一腳印索取

極少年賦極多任事可貴強牛功

唯得吾常題牛畫之詞老牛初勿不問西東只顧耕耘

管定耳風站著是条河卧倒座座山牛堂乃吾口之



甲申秋月於五峰山居左書題記魚山

以牛为伴，以牛为友，以牛为师。

國獸

何代畫牛
多手輩出
唐韓滉有
五牛圖
世之趨之
頗曾發藏
以爲寶
神氣磊落
奔世名筆
以圖着力
表現牛之
狀貌不同
姿態蹇然
紙上神情
生動形象
逼真堪稱
田園風俗
畫之經典
古人云農
爲天下本
萬世以心
同也世代
代農夫靠
牛耕作
歷代贊
牛詩衆



艺术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LUGUO

美术家鲁光

[illegible]

目录

001	一、	从笔名说起
003	二、	走出公婆岩山
009	三、	慈父与严母
019	四、	如愿当上记者
026	五、	走进《人民文学》
030	六、	下放屯留的日子
034	七、	亲历乒乓外交
050	八、	随王猛南下考察
056	九、	朝圣珠穆朗玛
066	十、	触电《第三女神》
072	十一、	叫响《中国姑娘》
087	十二、	置身酒城文学节
091	十三、	我与两座体育雕塑
097	十四、	苦禅大师领我进了门
108	十五、	印度半月
113	十六、	社长、总编一肩挑
130	十七、	外面的世界
140	十八、	汉城印象

146	十九、崔氏门下老弟子
155	二十、我做出版人
172	二十一、人生六十从零开始
182	二十二、当黄宾虹艺术馆顾问
190	二十三、结缘在义乌
194	二十四、遭遇造假
200	二十五、我的两个小外孙
207	二十六、公山筑屋
217	二十七、四海探艺
232	二十八、故里的两个画展
240	二十九、远客近客都是客
248	三十、石刻乡思
254	三十一、开心的日子
260	三十二、平平常常盼金婚
268	三十三、圆梦
280	三十四、我是一头牛（后记）
286	附：人生简历

一 从笔名说起

1960年，我当《体育报》驻华东记者时，启用了——鲁光。我钟爱文学，起这个笔名是走鲁迅的光辉道路之意。顾名思义，许多人把我当成了山东人。1982年，当我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时，几位山东文友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字，“鲁光，鲁光，山东之光”。

压根没有想到，鲁光笔名一启用，人们就淡忘了我的本名——徐世成。1961年春天，当我从上海到北京《体育报》社本部报到时，传达室的看门人就给我给拦住了。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华东记者站的徐世成。”他直摇头，说：“没有这个记者。”我问他：“那你们在上海的记者叫什么？”他说：“叫鲁光。”我说：“那我就算鲁光吧！”他客气地说：“怎么不早说呢？”真弄得我有点儿哭笑不得。

头一个月的工资还发了两份：鲁光一份，徐世成一份。

也许因为徐世成是三个字，不太好记。而鲁光只有两个字，叫起来响亮，报社上上下下，国家体委机关从部长到同事，都叫我鲁光。起先，人事干部见面、下文还称本名，渐渐他们也叫鲁光了。到后来，连出国护照，也用了“鲁光”。

鲁光这个笔名惹过不少麻烦，也闹过几回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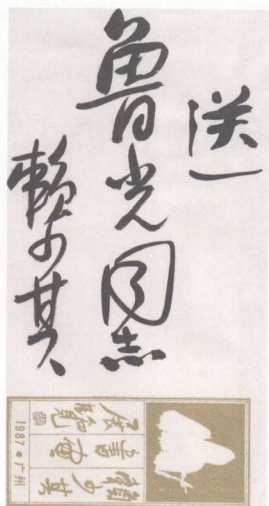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我与未婚妻曹爱贞去办事处登记结婚。半路上，我多个心眼，要过她开的介绍信。介绍信上书，“兹介绍本院曹爱贞同志与体育报鲁光同志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糟了，我的介绍信上写的是“徐世成”。谁跟谁结婚呀？她只好回北京妇产医院重开介绍信。

国家体委选革委会时，一位军代表投完票，对我说：“名单上有个叫徐世成的，不认识，我把他划掉，换成你了。”我笑道：“你这是换汤不换药呀！”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我讲明真相后，他不禁捧腹大笑，都笑出了眼泪。

“文化大革命”内查外调时，来了一位军人，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你要老实交代，1938年，你在胶东半岛介绍一个人入党的事……”我说：“我给你写个材料吧！”我在一张外调专用纸上写下一行字，“1938年，我一岁。”谁知，那军人看了后，一脸不高兴，说：“你没有写介绍人



◆ 乃光笔下的鲁光



入党的事呀！”我哭笑不得，回答他：“一岁能介绍人入党吗？”那军人还是一本正经地说：“那你要写清楚，没有介绍人入党。你写明白了，我回去好向组织交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无奈！多年之后，我去哈尔滨参加全国健美比赛活动，在主席台上见到了时为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的鲁光。一聊，他是地道的山东人。我告诉他，那年为他受过的经历。我们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一下。两个鲁光抱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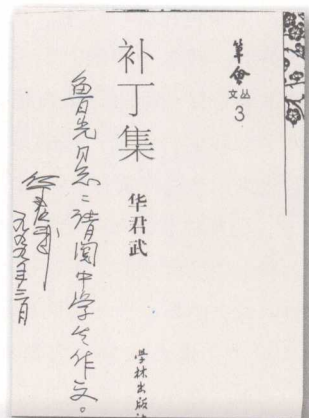
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香港回大陆，下榻广州火车站边上的流花宾馆。一位翁姓老友来电相约，晚上7时上他家吃饭。我一直等到9时，也未见他来接。只好到外面找点饭吃。刚回屋，翁兄来电话说：“一桌饭菜没人动，等着你呢！”他说，晚七时，他到流花宾馆服务台找我，而且告诉服务员我住204房。但服务员翻出登记本，告诉他，住204房的客人叫徐世成。他无奈，只得悻悻然回家。我一拍脑袋，坏了，我的护照上写的是本名。到哪里去找鲁光呀！连我自己都把本名给忘却了。

1971年在山西屯留，讨论我入党的那天早晨，原《新体育》杂志主编郝克强碰到我，向我打听：“今天讨论一个叫徐世成的同志入党。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呀！”我笑道：“你真不知道？”他肯定地点头。我说：“就是我呀！”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国家体委党组讨论提拔干部的会上，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同志见拟提的正厅级干部名单中，有徐世成的名字。他问干部司的领导，这位同志是从哪里调来的？当他知道，这个陌生的名字就是他熟悉的鲁光时，笑道：“行了，不用讨论了。”

老领导荣高棠见到我，问：“你调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调离体委的？”我说：“我一直在体委呀！”荣高棠说：“我查了电话号码簿，见不到你的名字呀！”我笑道：“徐世成就是我。”荣高棠也笑了起来，说：“这事闹的。”

王猛同志主持国家体委工作时，建议我，“干脆改掉算了。”但我总不想改。有一种老观念，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仿佛改了名字，就有数典忘祖之嫌。及至我从工作岗位退休后，国外发来的邀请函，邀请的都是鲁光。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徐世成。出国手续几乎无法办理。1999年，我终于下决心改名。派出所所长一听，直摇头。小孩改个名字说得通，你都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还改什么名字啊？我申述了半天理由，他就是不同意。后来，还是在公安部工作的一位朋友给疏通了一下，他才痛快地说：“名人都有笔名，沈雁冰叫茅盾，舒舍予叫老舍，不用写申请了，改吧！”从此，我的笔名成了大名，上了身份证。而我的本名，在户口本上填了曾用名。



◆ 华君武的幽默

二 走出公婆岩山

我出生的年月是1937年旧历九月十二日子时。

我老家的村子叫两头门，亦称双门。老屋泥墙黑瓦居多。每栋屋都有前门和后门。也许，这便是村名的来由。老屋一栋连一栋，一二十栋连在一块。前后排老屋之间有窄长窄长的街沿。街沿靠前排老屋一边，有一条流水沟。我的祖屋就在下阶沿的中部。在一个午夜，我在这间阴暗的老屋里出生，是祖母自己接的生。

没有给我起名。据说我老不爱睡觉，家人就叫我“世醒”。上学之后，我把“世醒”写成“世成”，才有了一个大名。

居住在这个村里的人，徐氏是大姓，百来户人家差不多都姓徐。2002年，盛世修宗谱，村人嘱



◆ 永远的公婆岩



◆ 硬朗的奶奶

我为徐氏宗谱作序。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阅资料，寻宗觅祖，找到了我们宗族的始祖。

据宗谱记载，双门徐氏的始祖思仁公，是河南汴州人，宦游金华徙永卜居。代有通儒显仕。人们引以为豪的有十四世先祖无党公。徐无党是南宋八大家之一的江西庐陵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官位不高，一生最大的业绩是为欧阳修注释新五代史。欧阳修称赞徐无党“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出山”，“其驰骋之际，非常人笔力可到”。我小时候，还有幸见过村上的两位清代末年的秀才。我与其中一位老秀才同路去派溪镇赶过集，一起走了五里路，听他讲了

当年科考的往事。民间传说，他没有考上举人，是因为写“马”字时四点少了一点，缺了一条马腿。秀才笑道：“哪有这等事……”显然，这个传闻只是民间的一种幽默而已。我是37世孙，算是又出了一个“文人”。

我的曾祖父徐福东是文盲，是位唱道情的民间艺人。祖父徐章礼，兄弟三人，只有我祖父娶了妻子。其兄是被雷公打死的。祖母说：“只留下一件雷公衣。”我的祖母程老留十几岁就嫁到徐家。打从花轿下来，就围着锅台、磨台转。40挂零就守寡。活到93岁无病而终，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在风雨中闪灭。

1981年8月5日，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在这天的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祖孙之间的最后一见。现将这则日记抄录于后。

这次回乡，时间非常短暂，说是住了两夜，其实呆了一天。为父亲扫完墓，我急忙去看望年迈的祖母。她92岁高龄了。穿过古老的村庄，沿着长长窄窄的弄堂，直奔老祖母的住屋——那栋我出生的老屋。她躺卧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我站在她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呼叫她：“阿妈！”她抬起身子，盯着我。望了半天，仍然没有回答我的呼叫。显然，她苍老了，真正苍老了。满头稀疏的白发，脸上的皮肤黑黄黑黄，像松树皮一样，不过，是松弛的。瘦得厉害，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而且永远也爬不起来。

“是我呀，阿妈！”我的喉咙哽咽着，说不下



◆ 慈祥的奶奶



去了。我真想哭，号啕大哭一通。她坐起身，望着我：“啊呀！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呀！”

三年前我回来看过她。那时，她还能拄着拐杖，摸黑走一里地，到我们的住屋来看我。这次她走不动了。想站起来，一个踉跄，差一点倒了下去。我扶住她。

她捶胸说：“你爸先走了。该我先走才好啊！我干嘛活到今天还不走呀！”她为我父亲的死，悲痛欲绝。

苍老的祖母，不，应该说是衰老的祖母，但她的记忆力却极好。我小时候的事，都一件一件数说得那么清楚。我又回到了苦楚而又甜蜜的童年。祖母呀，我真恨不得天天陪着您！您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您创造了自己能创造的一切。

祖母有几分悲伤地说：“成，人老了就像一堆稀粪，连捡都没有人捡了。”真没有想到，她又突然问我：“你说，有阎王殿吗？有判官小鬼吗？”我摇摇头，肯定地回答：“没有！”

她信任地点点头，安安静静地闭上双眼。

我在故乡住的两夜里，心里翻江倒海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向老祖母倾吐着心里话。儿时，我与您同床而眠，从您那里听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我去胡库上小学读书时，您给我炒霉干菜，走五里乡间小路，送我去镇上。假期里，我与您一道推磨，一起上山砍柴、放牧。我去上海读大学时，有一年春节过后大雪纷飞，皑皑白雪覆盖了山野。我怕耽误开学，急于赶回上海去。您送我，手握竹扫



◆ 答央视主持人程前问



◆ 在诗人贺敬之之家



◆ 萨马兰奇赠邮品

把，一边走一边清扫阡陌山路上的积雪，走了八里雪路，您扫了八里雪路，把我送到世雅小站。然后，您自己一个人走八里雪路回村去。当我看您清瘦的矮小的身影被雪野吞没时，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我当了记者之后，您给我说过一句很纯朴，然而也是很经典的话，“钱好比井里的水，用掉了还会满起来的。不用，永远就那么多。”这至理名言够我品味、享用终生。

祖母用她深沉得无法再深沉的爱，温暖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是温暖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祖母啊，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女人，但闪烁着劳动者的纯朴而崇高的美德。您实实在在是一个最伟大的普通人。

我是祖母带大的。她的为人，她的人生体验，渗透了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古朴的村子，坐落在公婆岩山下。公婆岩连着五峰书院。从我们村到五峰书院有五里路。五峰以五座环拱奇峰而得名，自东而西为鸡鸣峰、桃花峰、覆釜峰、瀑布峰、固厚峰。这里曾经是南宋状元陈龙川读书之地，朱熹讲学之地，人文遗风厚重。抗日战争时，浙江省政府搬到山洞办过公，周恩来1939年来此视察，与当时省政府主席种植了两棵泡桐树。这里俗称寿山坑，是我儿时最爱去的地方。我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五峰斋”，将新宅起名为“五峰山居”，并以“五峰山人”为号，一切皆缘于此。五峰连着方岩山。这里的山峦，从地质学讲，属于丹霞地貌。紫红色的砂砾岩，峭壁如削，石面壮伟。方岩山上有一座胡公庙。胡公名胡则，北宋的一位好官。他曾上书减免衢婺两地的丁税钱，百姓感恩，在山顶建庙祭祀。农历八月十三日，是胡公的生日，上山烧香朝拜者，人山人海。上个世纪80年代，方岩镇的人来京找我，求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胡公大殿”的匾额。我登门向赵朴初先生求字。过了半个月，未见动静。赵朴初问：“胡公是神还是人？”我将胡公的材料送给他过目。他说：“是人应该称祠，而不应该题殿。”他写了“胡公祠”三个苍拙古朴的大字。这个匾额，如今就挂在山顶的胡公祠大门上方。

胡则是胡库人。我就读的小学崇本小学就设在胡库的胡公祠堂里。大堂里有一座高大的胡公塑像，赤面长须，很威严。从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我在这个小学读书，住宿在二楼上，与胡公朝夕相处了两年之

◆ 赵朴初题匾手迹

久。胡公是我崇拜的偶像，从小我就跟大人们上方岩朝拜他。

1959年8月毛泽东从庐山下来，途经金华，问过当时的永康县委书记，“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县委书记说：“五指岩生姜。”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又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好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如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八个红字，刻写在方岩山顶的一壁深灰色的巨墙上，永久地告诫后人。

先贤胡公为民请命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脑海里，影响着我的一生。

因为清贫，童年是苦涩的。因为有山，童年又是欢乐的。

初小一二年级，是在村校上的。村校就设在上祠堂——一座砖瓦结构的老建筑里。一二年级同用一个教室，分左右坐。老师讲完一年级的课，再讲二年级的课。无论上哪个年级的课，大家坐在一起听。老师是“供饭”的，轮到我家供饭，我也可以沾光吃上一点好菜：肉呀、鸡蛋呀……

不留课后作业。放了学，就大放羊。到山塘山溪游水、摸鱼、逮虾，上山捡柴禾、采野果、掏鸟蛋，还去坟堆里逮蛇做胡琴，到了冬天便吃冰凌打雪仗，真是享尽了童年的欢乐。

小学三四年级，我去胡库镇住宿上学。自己动手搭了一个泥灶，上第三课时，淘好米，将铜锅放到生了炭火的泥灶上。第四节课下课时，远远就闻到了米饭的香味。菜是自己带去的霉干菜，如果菜中有几块油渣，那吃起来就更喷香了。永康、东阳一带的学子，就是靠这种霉干菜养大的。所以，如今人们称这种土菜为“博士菜”。虽然离开老家近半个世纪了，但只要闻到霉干菜那股特有的香味，就馋嘴。见了霉干菜的肉麦饼和霉干菜扣肉，就不要命。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淘气，是孩提时代的本性。有两件淘气的事，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一件是上学途中，路过一座大山坡时，我们几个同村的孩子点火玩，引起了熊熊山火，扑也扑不灭。村民们将我们几个告到学校，每人被老师用戒尺打了五下，手掌都红肿了起来。

赵朴初

胡公祠



◆ 珠穆朗玛峰下